

流年碎影

乡间土楼

在乡下，在老村，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惊奇的老建筑。比如，一座土楼。

那天，到一个小村去。小村原本藏在万安山的衣褶里，如今人家都搬到高处了，沟底只剩下一颓败的老院，有些已变成了田地。沿弯曲的小路下到沟里，有一座小石桥。桥边，是一块绿叶田田的红薯地。一抬头，发现绿色的尽头，静静地站着一座土楼。

土楼有三层，石头为基，青砖为柱，土坯为墙，蓝瓦为顶，顶上兽脊成行，仰头望天。

土楼常有，但三层的极少见。尤其是墙面，用青砖砌成方格，方格内，土黄色的料礓石整齐匀称地排列着，保护着墙面免受风雨的侵蚀，也把墙面装饰成一幅幅立体的画。拱形的门窗，砖上雕饰出美丽的花纹。远看土楼，古朴美观，仿佛是一件做工精细的织布长袍，而着长袍的老先生温而不厉，威而不猛。

走近，门前杂草已封路，看来很久没有人过来了。斑驳的黑漆门上落着锁，锁也泛着铁锈色。拨开杂草走过去，扒着门缝向里看，里面很暗，看不清。转到土楼背后，也是青砖和料礓共同组成的美丽图案，还有几处小洞，洞口仅可伸出一支枪管。

这是谁修的土楼呢？这座土楼当初是做什么用

乡间土楼

的呢？

也许这是小姐的绣楼。那青春韶华、发髻高挽的女子在窗前绣花，高远的视野可以驱散她独守一隅的寂寞吗？

也许是殷实之家的藏物楼。在旧时乡村，只有家中老掌柜腰间吊着一串钥匙，按时按量取粮食。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碗里敢剩一粒米，都会被狠狠地剜上一眼。

抑或是炮楼。当土匪攻破寨门时，一家老小都躲到这楼上去，居高临下，从窗户或山墙的圆洞里，用土枪严阵以待。

土楼墙体上有些料礓已脱落，房顶上的瓦片也有部分零乱了。陪伴它的是被遗弃的高高低低的院墙，三棵偃卧着的老古树，一方石槽，半截砖垛，还有那令人怀想的旧日时光。

小石桥上，有扛着锄头的村民经过，看我们好奇，就热情地介绍土楼的历史：150多年前，这个院落的主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十里八乡的年轻人都来求学。家里房子住不下，庭院又有限，就和学生们一起动手，修建了这座土楼。这里一直书声琅琅，前些年还是学校，村里很多老人在此上过学。

不是绣楼，不是藏物楼，不是炮楼，而是书楼。超出

生活手记

预想，却是最美好的一种用途。当年，盖楼的想法一公布，一定赢得了学生们的热烈响应，大家雨天读书，晴天劳动。

或者找一块土地和泥、打坯，或者在田野里扒出一块块料礓，装进箩筐里，运回家，砸成大小适中的石料；再细细在土坯墙上糊上泥，绣花一般镶上块块料礓。当年那些前来求学的少年是不是一边劳作，一边咏着“里仁为美”，或“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呢？到小河洗手时，会不会想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书楼盖成了，一定是十里八乡最著名的建筑。学生们在此读书，抬起头，就是窗外南山，田中百姓。身在高楼之上，不畏浮云遮眼。那时，天下风云也会在心里翻滚吧？

这个小村的确出了不少人才，有书法家、工程师、教师，也有戍边的军人。普通的村民也都敬老孝亲、和睦乡邻。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位村中老人，虽然生活艰辛，却开办了一家农具博物馆，向大家免费开放，只为收藏历史，教育后代。土楼虽然寂寞了，但它的文脉已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

走过小石桥，忍不住驻足，再次回望这座书楼，似乎听到遥远的书声传来。而每一块青砖都是文卷，每一片蓝瓦都是书页，每一格料礓都是诗行……

生活百味

情暖重阳

□ 任国宥

九九重阳，今又重阳。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10多年前在敬老院陪伴老人们过重阳节的情景。

我的舅父舅母无儿无女，二老晚年搬进了敬老院。多年后，舅父去世了，我更牵挂舅母了，那段时间，我时常去敬老院看望舅母，也常常和那些年逾花甲和年已古稀的老人们聊天，后来，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准备在重阳节时带领学生到敬老院慰问演出。

那年的重阳节，天气晴好，暖阳扑面。我带着七年一班的全体同学来到了敬老院，院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同学们拎着水果，面带着微笑走进了老人的房间，老人家激动得拉住孩子们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

演出前，孩子们把各位老人搀扶到座位上，一百多位老人围成了一个月牙形，一台别开生面的演出开始了：《南泥湾》那熟悉的旋律把老人们带回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拍着手也跟着哼唱了起来；小品《卖牛》中演员幽默滑稽的表演，逗得老人们前仰后合；相声《幸福晚年》宛如一缕春风，温暖着老人们的心窝；三句半《谁不说俺敬老院好》，表达了老人们的心声；大合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把演出推向了高潮。老人们吃着水果、瓜子，欣赏着，欢笑着。我注视着老人们开心的笑容，听着他们啧啧称赞，心里像喝蜜一样甜。

后来，我的目光落到舅母身上，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渐渐绽开一丛笑，那样幸福，那样欣慰！虽然舅父不在了，但在工作人员的关心照顾下，舅母身体仍然硬朗。

演出结束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谢谢你们，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美好的重阳节啊！”“这是孩子们的心意，孝敬老人是传统美德啊！”我握住老人家的手真诚地说。

临别时，院长感慨地说：“你们送来了欢笑，送来了温馨，我代表敬老院所有老人谢谢你们！”

时值重阳，让我怀着虔诚的心，默默祝福天下所有的老人们：节日快乐，晚年安康！

人文历史

老商号名字之美

□ 杨群灿

有一种历史，有一种传承，有一种情怀，有一些名字，一直在我们身边萦绕。

旧时商界流传有这样一个顺口溜：

国泰民安福永昌，
 兴隆正利同齐祥；
 协益长裕全美瑞，
 合和元亨金顺良；
 惠丰成聚润发九，
 谦德达生洪源强；
 恒义万宝复大通，
 新春茂盛庆安康。

对了，这是给商铺取名总结而来的一个顺口溜，这56个字可以变换组合成不同的商铺字号。旧时李村镇也有许多商号，可惜的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已作古，得以流传下来的也十分有限。

这些商号名称，从字数上看，二字三字居多，易识易记，从字面意思看，十分吉祥、典雅、柔润，它们既是商家追求财富的心理写照，也昭示出民众对国泰民安、幸福祥和的企盼和追求；更重要的是其内涵非常丰富，即把儒家伦理道德融入经营之中，倡导恪守信用、以义取利、和气生财、推己及人的经商之道。透过这些商号的名字，我们依稀看到昔日李村商业繁荣的场景。

苗记聚源店、宋记五常店、孙记全盛店、李记全盛店、李记合成店、苗记公盛店、石记永庆祥，还有和合店、德盛店、合盛店、怡祥店，均以经营棉布（土布）为主，兼营洋布。

刘记同泰永，经营棉花、布匹、粮食，俗称花布粮行，另外还兼营药材。

有户石姓的堂号名曰玉和堂，后分为两支，一名保义堂，一名保元堂，堂下有三家商号，德庆恭经营棉花、布匹，德庆祥经营粮食，德盛昌经营杂货。

石记德盛昌、李记德盛亨，还有全兴店，主营中外杂货。德盛昌还以制作糕点见长，尤其月饼、兰花硬、蜜三刀、绿豆糕、芝麻酥制作精致，名声甚响。德盛亨还经营调和品，开办有米醋柿子醋、酱油酱豆作坊。

一些小东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孙、胡、王三家合伙联办三义诚，主营针头线脑、针锥顶针、鞋拔子、颜料等碎货，以及广州唐拾义（著名药品商号，今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生产的西药。

冯记冯万泰、冯记万德成、赵记同仁玉、李记西泰恒、李姓常姓合营的万盛德，经营药材、膏药丸散。冯家制作的六味地黄丸、保和丸、诸葛救急丹、诸葛行军宝丹等，不仅销往内陆各地，还经下庄村一胡姓药商，远销新疆进而走进俄罗斯。同仁玉制作的苏合丸、活络丸、龟龄集也很有名。冯家还从事烟草生意，是当时地方民族工业的典范，制作的红双喜、宝塔牌卷烟，省内闻名。

李记万益堂、石记保全本，以行医为主，万益堂以儿科著名，保全本因内科见长，药材皆为自行炮制。两家因直接与病人打交道，更注重药材地道，讲究“取其地，采其时”，譬如人参必用吉林的，枸杞必用宁夏的，白芍必用浙江东阳的，大黄必用青海西宁的；需要炮制的，严格遵守炒、蒸、炙、晒诸般规范，一丝不苟；有时对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如黄连要一根根去掉须根，远志要一颗颗人工去芯，为保证口感，坚持使用80目细眼箩过筛。

王记和义恒，主营铁货，涵盖灶具、农具及各类生产资料，诸如铁锅铁篋、锄锹锄锨、犁头锄刀、铁丝铁钉等，一应俱全。

吉记中发长染坊，主要从事布匹印染，率先使用德国进口的靛蓝，所染印花布布料颜色经久不褪。

穆章记酒楼，位于东大街三岔口，本地名厨大邢师、小邢师以烹饪洛阳地方菜最拿手。

还有广太昌、涌庆祥等，只留下商家字号，不知经营何种货物。

与当下光鲜、洋气、直白的店铺名字相比，使用老商号名字的已难以寻觅，它们如同一瓮瓮陈酿遗下的空坛，只有那淡淡的气息若有若无地留存在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中。

连载

望不到的尽头

得可怕”。
杨绛哀痛地说：“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
 组秘书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

可是杨绛背后的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照文革“颠倒过来”的原则，他如今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

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应当予以没收。

小C沉默地接过杨绛手里的译稿就走了。

杨绛只好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地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2、走出“牛棚”

一九六七年夏天，外文所的“牛鬼蛇神”陆续得到“解放”。被解放的从“牛棚”出来叫“下楼”。杨绛是所里首批“下楼”的人之一。

当然，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杨绛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革命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她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杨绛呆了半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的四大妖精呢？有人把她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杨绛眼前，叫她自己看。

杨绛看了半天，才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之讹，想不到她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她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此，严肃的革命群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时，杨绛即便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

杨绛只好再做检讨。

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令杨绛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杨绛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

“头头”瞥了杨绛一眼，说：“你应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

杨绛抗议道：“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

“头头”不答理。杨绛也不服气，不肯再做

检讨。

于是，杨绛就自己解放了自己。

3、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女”

杨绛“下了楼”，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堂吉诃德》的译稿。

杨绛曾想尽办法，试图把《堂吉诃德》“救”出来。她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发她的“黑稿子”，让她按着自己的“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她，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了，她的那份找不到了。

杨绛哀怨地看着他们，心里别提多失望了。过年以后，有一次杨绛他们奉命打扫后楼的一间储藏室。她忽然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那包《堂吉诃德》译稿。

杨绛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似的，忙抱起来放在一张板凳上，又惊喜地告诉别人：

“我的稿子在这里呢！”

杨绛看着她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但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两人挤上车后，钱钟书才告诉杨绛：“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杨绛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炸了一个雷。

学部五十七干校的地点是河南罗山县，钱钟书作为“先遣队”，从得知消息到离开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置办行李。

杨绛看着用粗绳子密密捆缠的箱子，以防止行程中摔破。杨绛不由地发出耐人寻味地感叹：“可惜用粗绳子捆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居然也不如身体之躯经得起折磨。”

可想而知，杨绛心中是多么的愤怒与哀怨。杨绛是在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
 上次钱钟书下干校的时候，尚有杨绛、钱瑗以及女婿王德一三人送行，而在杨绛出发时只有女儿一个了，女婿王德一在文革的逼迫下选择了含恨自尽。

钱瑗欲哭无泪地目送杨绛上了火车，杨绛促她先归，别等车开。

杨绛看着她孑然一身的背影，心中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见女儿钱瑗在自己残破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身影，杨绛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进心里。

火车慢慢开动，杨绛离开了北京。

生活手记

四奶奶又哭了

□ 张万寿

清晨，太阳从山坳中间升起，晨光里的兰台嘉苑越发美丽。

今天是李东社区挑房的大喜日子。

一大早，人们就如潮水般涌进了兰台嘉苑小区，四奶奶在儿子小栓、儿媳秀珍和孙女小玲的陪伴下早早就来了。

四奶奶眯缝着昏花的老眼，看了半天，小声问：“栓子，看了半天，我咋没看见房顶哩，是不是房顶钻到云彩里啦？”

小玲听了，凑到奶奶跟前，撇着小嘴说：“奶奶，二十六层，高着呢，我都数了三遍啦！”说完，还伸了伸小舌头。

四奶奶听了，倒吸了一口气：“恁高呀，上楼也要大半天，老费劲了。”媳妇秀珍一听，扑哧一笑笑了：“娘，可快啦，咱坐电梯里，一按按钮，一眨眼就上去啦，可稳当啦。”

看着眼前这幢幢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想着马上就要搬进昔日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新房，老人家不禁两眼湿润了。

辛酸的记忆，把这位饱受苦难的老人，又拉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艰辛岁月。

一个初秋的夜晚，四奶奶、四大爷和儿子小栓睡在一间土坯房里，淅淅沥沥的夜雨声，让一家人久久不能入睡。绵绵秋雨已连下了三天三夜，四大爷不时侧耳细听院里的动静，他最担心的是前些天刚垒的猪圈墙和隔壁大海用麦草泥巴刚垛成的界墙能否经得起这秋雨的冲刷。

“哎，这老天爷哪，专和穷人作对，这墙又垒到雨肚子里啦。”四奶奶叹了口气。

听着院子里泥土落入水坑中的响声，四大爷不时披衣起床，提着玻璃罩子灯，在院内各个角落巡视查看。那一夜四大爷和四奶奶几乎一夜没合眼。总算熬到天亮，四大爷一开房门，就见前几天在集上刚买回的两只小猪娃，在院子的泥水里，追逐嬉耍，原来，刚垒的猪圈墙被连日的大雨淋坏了……

“以前进城，看见城里人住高楼，我就和你爹说，啥时候咱才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辛酸的往事，让老人好一阵感慨，喃喃自语道：“老啦老啦，总算盼到了这一天，要是你爹还在活着，该多高兴呀！”

见奶奶流泪，孙女小玲说：“羞、羞，不知羞。俺奶奶又挤芝麻啦。”

四奶奶赶紧擦去满脸的泪水，自嘲说：“奶奶泪窝浅，这回流的是高兴的泪！”

凡人小记

劳动之美

□ 阿杜

顶着烈日，躬耕于农田的农民脸上流下的汗珠闪烁着动人的光芒；笔耕于案头，用心灌溉的文字同样灵动而美丽。不论身处何方，不论是从体力或脑力劳动，都具备同等的色彩，每一份艰辛都值得我们认可。

只要是劳动，就是美丽的。

美丽，在于他们成就生活。从农民种植出的生活必需品瓜果蔬菜，到老师在讲堂上传递知识播种未来，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劳动。我们享受着别人劳动所带来的便利，从而给予发自内心的赞叹和感激。

十一期间，人民日报上一则“人墙武警”的消息传阅广泛。在上海黄浦路上，一个个武警官兵在道路两侧，用身体建造出一堵堵人墙，保障人流穿越马路的安全。人们在这些坚毅面孔的保护下得以安然度过他们的假期，而这些挺拔劳动者的身姿让所有人忍不住感叹“真帅”！

劳动的美丽除了来自甜美的果实，还来自付出者的奉献精神。我们常常因劳动者无私的行为而感叹其人格的高尚与伟大，钟杨精神便是其中的代表。钟杨教授生前数次往返于青藏高原，屡次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考察和探测，最终以一己之力丰富了这个世界极限地带二千余的物种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的艰辛令我们动容。奉献的伟大，在于它的对象是别人，甚至全人类，而不仅仅是自己。这样的美丽会传递到每一个接收的人心中珍藏。

处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如何依据时代去实现劳动之美？

我们可以做塞罕坝上的一名巡林员，巡护那一片葱绿的林地，为我国环境事业做出贡献；可以做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为守护国家权益，建立和谐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贡献力量……我们能把握的机会很多，只要一心一意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劳动的美丽光芒就可以延续。

5、不知何时是归期

杨绛到了息县的干校，看见钱钟书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人样，心中无比的心疼。

杨绛和钱钟书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杨绛属于外文所，钱钟书属于文学所，不在一个“连”，他们“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可是他们可以有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

这样比起同在北京的女儿，他们算是同在一处了。杨绛初下干校，与七八个人一起分在“菜园班”。而菜园是需要日夜看守的，杨绛被分配在白天单独看守。

作为一个勤奋好思的学者，岂肯让时间白白流逝？

于是杨绛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和写东西，写她每天的见闻和感受。其中有许多书信就是写给钱钟书的。

钱钟书的职责就是送信、取信，他送信、取信所经过的这条路与杨绛的菜园不过百十来步，所以他每天顺便来到菜园，与杨绛见面，谈谈心。

过年年底，钱钟书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杨绛一件意外的传闻。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工作，那里的一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派遣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也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钟书若能回家，与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个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

过了几天，钱钟书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告诉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杨绛已经打算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

过了几天，钱钟书来看杨绛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杨绛问：“还没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我。”钱钟书低沉地说着。

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就不会妄生希冀，没有希望，也不会有苦恼。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把。”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结语：文化大革命给杨绛和钱钟书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伤害，他们有苦说不出，只能自己往肚里咽。漫漫“文革”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呢？“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境遇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